佐治藥言

重刻佐治藥言序

蕭山汪君龍莊之治寧遠也不延幕賓鉅細身綜拳拳以親民爲務邑素嚚健號稱難治君爲之數月訟師遠姦宄戢盜賊潛踪時進紳耆諮度利病甫越期而令所當爲之事次第畢舉郡屬有疑獄皆屬君爲辦治君性仁恕才敏而識果禀先訓廉正自守自其少丁孤苦及莊佐幕二十餘年洞曉事理熟精律例之義故治獄以情無少輕重縣胥牘之檄他州縣勘詳者兩造率求還質於君他州縣獄之待平反者聞移君案鞫輒先相慶慰余自守永以來所見忠信明決之吏莫之能過也

上臺交相引重繁劇缺員必首推君名而君猶以邑未盡治抑然自退告余代爲辭謝嗚呼賢矣嗚呼豈不難哉曩讀君省試對策其言吏治也以不利速遷不憚久任爲蒞治之本嘗𪫟其持論今見君行事乃知君之學有素定也去年冬冢嗣孝廉繼坊上公車過永奉君舊作佐治藥言見貽余讀之終篇益慨然有感於余懷夫吏非素諳律令其不能不藉手於幕賓也夫人而知之矣延賓者鮮不舁禮厚脩以重其付託而入幕之賓能視官事如已事者什不得二三往往視百姓之休戚漠然無所繫於其心甚者以博奕餘力從事錄牒或交愈

久則怠氣乘之治日以弛而官聲爲之不振君以盡心發其端而繼之曰須爲犯人著想又曰處久交更難嗚呼非立誠更事其能爲是言乎臧孫氏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蓋言爲德之用而功由之以成士君子修德於身遇則以功見不遇則以言傳而要必歸於澤物濟世而後已君之所以勖吏者以信以恆宜君之身親爲吏無怠無欺措之而無不當矣是書刻於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君無印本無以給人之求而求者日衆余謂書之所言義明詞達本末備該不惟足以起佐吏者之膏肓實爲吏之藥石具焉爰屬付剞劂而著寧

遠吏跡於篇信君之言非聲悅也是爲序

乾隆五十三年夏五月太倉王宸撰

佐治藥言序

汪君龍莊精於吏治自其少佐人歷三十餘年今將謁選而自爲之著佐治藥言以授學者余覽之善焉夫君子之佐人與其自爲一也爲吏之道安靜不擾悃愊無華遇事加詳愼焉不得已而用刑罰其哀矜惻怛之意寓於訊讞精核之中此所以爲慈惠之師也今君之所著者大旨不越乎此而其要尤在以義正己而即以義處人昔歐陽文忠公不受范文正公陜西幕中辟命而以書規之曰古人所與成事必有國士共之士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文忠公之自重如此而文正公嘗有言曰

吾幕中辟人必其可以我師者則吾心有所嚴憚然則文正之辟文忠固深知文忠者而文忠當時則猶未深知文正也然既未深知則其不苟於就固君子自重之道宜然此所以兩賢卒深相知也今君自述三十餘年所佐凡十餘人皆誼相契合有師友之義而君尤凜然自重不苟去就庶幾古人之風也哉君今自爲矣是書固佐治之藥石而吾尤樂以此觀君之所以自爲也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柔兆敦牂季夏月既望江西新城魯仕驥撰

自序

昔我先君子業儒未竟治法家言依人幕下不二年罷歸曰懼損吾德也後尉淇以廉惠著稱余不幸少孤家貧年二十有三外舅王坦人先生方令金山因往佐書記明年外舅解官持服常州太守胡公賞余駢體文招之幕下閒以餘力讀律令如有會心稍爲友人代理讞牘胡公契焉比胡公遷蘇松糧儲道余與偕行凡六年事之關刑名者皆以相屬則無不爲上游許可而見入幕諸君歲脩之豐者最刑名於是躍然將出而自効嫡母王太孺人生母徐太孺人同聲誡止曰汝父嘗試爲

之懼其不祥今吾家三世單傳何堪業此余則跽而對曰兒無他長舍是無以爲生惟誓不敢負心造孽以貽吾母憂苟非心力所入享吾父或吐及不長吾子孫者誓不敢入於橐二母曰然兒愼毋誑不惟汝父實聞此言天高聽卑鬼神皆知之矣明年余遂以刑名學入長洲幕時乾隆二十五年也迄於今二十有六年矣夙夜凜栗不敢違先人之訓重吾母九原怨恫顧以余之迂樸戇愚不解諧時而二十六年之中未嘗一日投閒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畧不必盡同無不磊落光明推誠相與終始契合可以行吾之素志歲脩所入足資事

畜其諸分所當爲之事皆次第爲之取給脩入而無所
於歉嗚呼幸矣抑天之愍其誠而不窮其遇者拙者之
報固若是其厚歟今主人王君晴川以告養去職余亦
行將從宦孫甥蘭啓將有事讀律請業於余因就疇昔
所究心者書以代口而題其端曰佐治藥言良藥苦口
而利於病或未必無裨乎書竟幷撤館中舊聯授之其
詞曰若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葢亦懸之二
十六年矣嗚呼余之所以自箴者如是自是而往亦唯
嘗存此心以無負吾先訓而已吏之職不一佐吏之事
亦不一州縣刑名其一端也余以素業於此故言之獨

詳他所不及者因端而擴充之夫亦視乎其人而已

乾隆五十年中秋前五日蕭山汪輝祖書於苕溪寓齋

佐治藥言目錄

儉用

範家

檢點書吏

省事

詞訟速結

息訟

求生

愼初報

命案察情形

盜案愼株累

勿輕出告示

慎交

勿攀援

辦事勿分畛域

勿輕令人習幕

須體俗情

戒已甚

公事不宜遷就

勿過受主人情

去館日勿使有指摘

佐治藥言

蕭山汪輝祖煥曾箸

盡心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爲治勢非得已然歲脩所入實分官俸亦在官之祿也食人之食而謀之不忠天豈有以福之且官與幕客非盡鄉里之戚非有親故之歡厚廪而賓禮之什伯於鄉里親故謂職守之所繫倚爲左右手也而視其主人之休戚漠然無所與於其心縱無天譴其免人謫乎故佐治以盡心爲本

盡言

盡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親骨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傔僕胥吏類皆頤指氣使無論利害所關若輩不能進言卽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輕必不能動其傾聽甚且逢彼之怒譴責隨之惟幕友居賓師之分其事之委折旣了然於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能辨論明確自有導源迴瀾之力故必盡心之欲言而後爲能盡其心

不合則去

嗟乎盡言二字葢難言之公事公言其可以理爭者言猶易盡彼方欲濟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鮮有不齟齬者

故委蛇從事之人動曰匠作主人模或且從而利導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嗟乎是何言哉顚而不持焉用彼相利雖足以惑人非甚愚暗登盡迷於局中果能據理斟情反覆於事之當然及所以然之故拱利害而強諍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賓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於人不合則去吾自無疚於己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

得失有數

或曰寒士以硯爲田朝得一主人焉以言而去暮得一

主人焉又以言而去將安所得爲之主人者嗚呼是又見小者之論也幕客因人爲事無功業可見言行則道行惟以主人之賢否爲賢否主人不賢則受治者無不受累夫官之祿民之脂膏而幕之脩出於官祿吾戀一館而坐視官之虐民忍乎不忍且當世固不乏賢吏矣誠能卓然自立聲望日著不善者之所惡正善者之所好也故戀棧者或且窮途偃蹇而守正者非不到處逢迎

虛心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於自是則又不可賓主之義全以

公事為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幕之智非必定賢於官也特官為利害所拘不免掎於當局幕則論理而不論勢可以不惑耳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亦有官勝於幕者惟是之從原於聲價無損意在堅持間亦僨事故士之伸於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虛心

立品

信而後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為主人忠謀大要顧名而不計利凡與主人相依及效用於主人者率惟利是視不得遂其所欲

往往易為媒櫱其勢既孤其閒易生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

素位

幕客以力自食名為傭書日夕區畫皆吏胥之事而官聲之美惡繫焉民生之利害資焉非與官民俱有宿緣必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視不可過高高則氣質用事亦不可過卑卑則休戚無關

立心要正

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

爲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爲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自處宜潔

正心之學先在潔守守之不愼心乃以偏吾輩從事於幕者類皆章句之儒爲童子師蔵脩不過數十金幕脩所入或數倍焉或十數倍焉未有不給於用者且官有應酬之費而幕無需索之人猶待他求夫何爲者昔有爲余說項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聞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語也夫何尢余應之曰今有爲淑女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

儉用

古也有志儉以養廉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縢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娼妓一讌之費貲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絀欲潔其守終難自主習與性成身敗名裂故吾輩喪檢非盡本懷欲葆吾眞先宜崇儉

範家

身之不儉斷不能範家家之不儉必至於累身寒士課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是以節嗇相佐游幕之士月脩或至數十金積數月寄歸則爲數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愛惜其後或至浪費得館僅足以濟失館必至於虧謗所謂擱筆窮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來處不易而後可以相率於儉彼不自愛者其來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葢有天道矣

檢點書吏

衙門必有六房書吏刑名掌在刑書錢穀掌在戶書非

無諳習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爲道所以佐官而檢吏也諺云清官難逃猾吏手葢官統羣吏而羣吏之各以其精力相與乘官之隙官之爲事甚繁勢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則各有專司可以察吏之弊吏無祿入其有相循陋習資以爲生者原不必過爲搜剔若舞弊累人之事斷不可不杜其源總之幕之與吏擇術懸殊吏樂百姓之擾而後得藉以爲利幕樂百姓之和而後能安於無事無端而吏獻一策事若有益於民其說往往甚正不爲徹底熟籌輕聽率行百姓必受累無已

故約束書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省事

諺云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採信入城則有刑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証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名目不一諺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

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為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干証分列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卽少累一人諺云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為上

詞訟速結

聽訟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專主而權事理之緩急計道里之遠近催差集審則幕友之責也示審之期旣

須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寬然有餘則不至畏難自沮既示有審期兩造已集斷不宜臨時更改萬一居期別有他事他事一了即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可曉然使人共知若無故更改則兩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費用蕩財曠事民怨必騰與其准而不審無若鄭重於准理之時與其示而改期無若鄭重於示期之始昔有犯婦擬凌遲之罪久禁囹圄問獄卒曰何以至今不剮剮了便好回去養蠶語雖惡謔蓋極言拖延之甚於剮也故便民之事莫如聽訟速結

息訟

詞訟之應審者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啓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准理後親鄰調處籲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寧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間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慾

求生

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傳於文忠公之筆實千古法家要訣法在必死　國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縱其在可輕可重之閒者所爭止在片語而出入甚關重大[illegible]

處非設身處地誠求不可誠求反覆必有一綫生機可以藉手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於死者六人而已仁和則莫氏之因姦而謀殺親夫者錢塘則鄭氏之謀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起意及同謀加功二人平湖則犯竊而故殺其妻者有毛氏一人竊盜臨時行強而拒殺事主者有唐氏一人其他無入情實者皆於初報時與居停再三審慎是以秋審之後俱得邀　恩緩減是知生固未嘗不可求也

慎初報

獄貴初情縣事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繁累官累民皆

初報不愼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删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愼辦案之法不唯入罪宜愼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寃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命案察情形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釁之由形者爭毆之狀訐

由曲直秋審時之爲情實爲緩決爲可矜區以別焉爭毆時所持之具與所傷之處可以定有心無心之分有心者爲故殺必干情實無心者爲鬪殺可歸緩決且毆狀不明則獄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關鍵審辦時必須令仵作與兇手照供比試所敘詳供宛然有一爭毆之狀鑿鑿在目方無游移干駁之患

盜案愼株累

贜眞則盜確竊賊亦然正盜正竊罪無可寬所尤當愼者在指扳之人與買寄贜物之家往往擇殷而噬藉端貽累指扳之人固須質審其並無實據者亦可摘釋至

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不得不據供查弔向嘗不差捕役止令地保傳諭檄內注明有則交保不須投案無則呈剖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類之一法葢一經差提不唯多費且竊盜拖累幾爲鄉里之所不齒以無辜之良民與盜賊庭質非賢吏之所忍也

嚴治地棍

吏治以安良爲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爲之不寧詐借不遂則造端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首娼事本無憑可以將宿嫖之家一網打盡無論冤未

即雪即至審誣而破家蕩産相隨屬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呈則善良庶有賴焉惟是若輩倚胥吏爲牙爪胥吏倚若輩爲腹心非賢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

讀律

幕客佐吏全在明習律例律之爲書各條具有精蘊仁至義盡解悟不易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鮮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猶秀才之用四子書也四子書解誤其害止於考列下等律文解誤其害乃至延及生靈昔有友人辦因姦拐逃之案意在開脫姦

夫謂是姦婦在逃改嫁並非因姦而拐後以婦人背夫自嫁罪干繯首駁詰平反大費周折是欲寛姦夫之遣而幾入姦婦於死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爲

讀書

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爲治實與主人有議論參互之任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向在秀水時有陶氏某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五子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爲後其三

子謀以己子後其伯兄因乘父故僞託遺命令仲子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禮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薦紳先生紛如聚訟上臺檄下縣議余亦無能執中長夜求索忽記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議謂禰祖之論必不可行陶某既出繼叔後斷難以子歸繼本宗本宗有子而絕情有難安請以其主祔食伊父聽陶某子孫奉祀大爲上臺所賞後在烏程有馮氏子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允焉余佐令君持議據宋儒

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向非旁通典籍幾何不坐困耶每見幕中公暇往往飲酒圍棋閒談送日或以稗官小說消遣自娛究之無益身心無關世務何若屏除一切讀有用之書以之制事所裨豈淺鮮哉

婦女不可輕喚

提人不可不愼固已事涉婦女尤宜詳審非萬不得已斷斷不宜輕傳對簿婦人犯罪則坐男夫具詞則用抱告律意何等謹嚴何等矜恤蓋幽嫻之女全其顏面卽以保其貞操而妒悍之婦存其廉恥亦可杜其潑橫吾

師孫景溪先生諱爾周言令吳橋時所延刑名幕客葉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飲酒假仆於地涎沫橫流氣不絕如縷歷二時而甦次日齋沐閉戶書黃紙疏親赴城隍廟拜燬回署後眠食若平常越六日又如前假仆良久復起則請遷居外寓詢其故曰吾八年前館山東館陶有士人告惡少子調其婦者當核稿時欲屬居停專懲惡少子不必提婦對質友人謂某云此婦當有姿首盍寓目焉余以法合到官遂喚之已而婦投繯死惡少子亦坐法死今惡少子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之死實由內幕之傳喚館陶城隍神關提質理昨

具疏申剖謂婦被恐少子所調法合到官且喚婦之說起於謝某城隍神批准關覆是以數日幸得無恙頃又奉提謂婦被調之後夫已告官原無意於死及官傳質毎始忿激捐生而傳質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某筆實主於葉某謝已攝至葉不容寛余必不免矣遂為之移禍於外越夕而閔夫以法所應傳之婦起念不端尚不能倖逃陰譴況法之可以不傳者乎

差票拒捕宜察

余族居鄉僻毎見地總領差勾攝應審犯證勢如狼虎雖在衿士不敢與抗遇懦弱農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則

厲聲呵詬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見而畏之無敢公然與之相觸夫兇盜重犯自問必死拒捕之事間或有之若戶婚田債細故兩造平民必無敢毀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詐而起然一以拒捕傳質卽至審虛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將毀票存銷改差承行止就原案辦理其果否拒捕屬主人密加確訪而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說以免串詐然其事每訪輒虛故差稟拒捕斷斷不可偏聽

須爲犯人著想

親民之吏分當與民一體況吾輩佐吏爲治身亦民乎

嘗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菌鮮衣輕漸不知民閒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爲犯事者設身置想幷爲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居停商量細心推鞫從不輕予夾桚而眞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以此居停多爲上臺賞識余亦藉以藏拙無賦閒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

勿輕引成案

成案如程墨然存其體裁而已必援以為準刻舟求劍鮮有當者蓋同一賊盜而糾夥上盜事態多殊同一鬬毆而起辟下手情形迥別推此以例其他無不皆然人情萬變總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即大費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辯而以成案是援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慎也

訪察宜慎

恃才之官喜以私人為耳目訪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搖於利或蔽於識未必俱可深信官之聽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撓不為所奪若官以私人為先入

幕復以浮言爲確據鮮不僨事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虛心聽斷一以訪聞爲主則身在局中動多挂礙矣故訪案慎勿輕辦

勤事

辦理幕務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門伺候者不啻數輩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鄉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遲之午後必須在城覓寓不惟費錢且枉廢一日之事小民以力爲養廢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養其羈管監禁者更不堪矣加之何勿念況事到即辦則頭緒清楚稽查較易一日積一事兩日便積兩事積之

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塞責訟師猾吏百弊叢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譬舟行市河之中來者自來往者自往本無壅塞之患一舟留滯則十百舟相繼而阻而河路有擠至終日者矣故能勤則佐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佐簡亦忙忙先神亂

須示民以信

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輩佐官須先要之於信凡批發呈狀示審詞訟其日期早晚俱有定準則人可依期伺候無廢時失業之慮期之速者必致興人之誦即克日稍緩亦可不生怨讟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

信葢官苟失信幕可力爭幕自失信官或樂從官之公事甚繁偶爾偷安便踰期刻全在幕友隨時勸勉至於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爲口實則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

勿輕出告示

條教號令是道齊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實有關係須得指出利弊與衆共喻或勸或戒非託空言方爲有益若書吏視爲故紙士民目爲常談抄錄舊稿率意塗飾者儘可不必非惟省事亦可積福每見貼示之處牆下多有陽溝及安設糞缸溺桶之類風吹雨打

示紙墮落穢中衮字造孽所損正不細耳

慎交

廣交游通聲氣亦覓館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濫致有不能自立之勢又不若硜硜自守者轉得自全且善善惡惡直道在人茍律己無媿卽素不相識之人亦未嘗不爲引薦況交多則費多力亦恐有不暇給乎

勿攀援

登高之呼其響四應吾輩聲名所繫原不能不藉當道諸公齒牙奬借然彼有相賞之實自能說項如攀援依

附事終無補非必其人之挾貴自大也卽甚虛懷下士而公務殷繁勢不能懸榻倒屣司閽者又多不能仰體主人之意懷剌投謁徒爲若輩輕薄甚無謂也總之彼須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轉歸無用故吾道以自立爲主

辦事勿分畛域

州縣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錢穀曰書記曰挂號曰徵比劇者需才至十餘人簡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錢穀實總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屬之居是席者直須以官事爲己事無分畛域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後可盡宅門以內職分兩項而宅門以外官止一人諺云一人之謀不敵兩人之智如以事非切己坐視其失而不置一詞或以己所專司不容旁人更參一解皆非敬公之義也特舍己從人其權在我而以局外之人効千慮之得則或宜委婉或宜徑直須視當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則賢智先人轉易激成乖剌耳

勿輕令人習幕

吾輩以圖名未就轉而治生惟習幕一途與讀書爲近故從事者多然幕中數席惟刑名錢穀歲脩較厚餘則

不過百金內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經入幕便無他途可謀而幕脩之外又分毫無可取益公事之稱手與否主賓之同道與否皆不可知不合則去失館亦常有之事刑名錢穀諳練而端方者當道每交相羅致得館尚易其他書記挂號徵比各席非勢要吹噓即刑錢引薦雖裕有用之才潔無瑕之品足以致當道延訪者什無一二其得館較難以脩脯而計刑錢一歲所入足抵書號徵比數年即失館缺用得館之後可以彌補若書號徵比得館已屬拮据失館更費枝梧且如鄉里課徒乃經營貿易縕袍疏食勤儉有素處幕館者章身不能無

具隨從不能無人加以慶弔往還親朋假乞無一可省歲脩百金到家亦不過六七十金八口之家僅足敷衍萬一久無就緒勢且典貸無門居處既習於安閒行業轉難於更改終身坐困始基誤之故親友之從余習幕者余必先察其才識如不足以造就刑錢則四五月之內即令歸習他務蓋課徒可以進業貿易可以生財作幕二字不知誤盡幾許才人量而後入擇術者不可不自審也

須體俗情

幕之為學讀律尚已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

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尚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傅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官聲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謗生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眞閱歷語不可不念也

戒己甚

余嚮在胡公幕中初讀律書時惴惴焉恐不能習幕是慮友人駱君炳文端方諳練獨嚴事之嘗語余曰以子之才之識爲人佐治所謂儒學醫菜作齏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余請其故曰衙門中事可結便結情節之無大關係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絲不肯放

過則枝節橫生累人無已是謂已甚聖賢之所戒也余心識之不敢忘數十年來覺受此語之益甚多

公事不宜遷就

賓之佐主所辦無非公事端貴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私之爲言非必己有不肖之心也持論本是而以主人意見不同稍爲遷就便是私心用事蓋一存遷就之見於事必費斡旋不能適得其平出於此者大槩爲館所羈絆不知吾輩處館非惟賓主有緣且於所處之地必有因果千慮之得有所利千慮之失有所累小者尙止一家大者或徧通邑施者無恩怨之素受者忘報復

之端所謂緣也宿緣有在雖甚齟齬未必解散至於緣盡留戀亦屬無益且負心之與失館輕重懸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爲得乎

勿過受主人情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處館要義然有不能即去者不僅戀館之謂也平日過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時卻情不得歲脩無論多寡餽稟稱事總是分所應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辦非分之事故主賓雖甚相得與受必須分明即探支歲脩亦宜有節探支過度則遇有不合勢不得潔身而去矣

去館日勿使有指摘

官之得民與否去官日見真幕之自愛與否去館日畢露佐主人為治須算到去官日不可令惡聲至耳與主人相處須算到去館日不可有遺議敗名總之官之得民要在清勤慈惠故苛細者與闒冗交譏幕之自愛要在廉慎公勤故依阿者與剛愎同病

就館宜慎

幕賓之作善作不善各視乎其所主賓利主之脩主利賓之才其初本以利交第主賓相得未有不以道義親者薰蕕強合必不可久與其急不暇擇所主非人席不

暖而遠去之不若於未就之前先爲慎重則彼我同心自無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異已者亦不得而間之余自維樸戇故就館最慎然從無半途割席之事職是故也昨留別同事諸君有一事留將同輩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不可謂非天幸矣通計幕游自壬申春迄乙巳秋凡三十四年惟始二年主者爲外舅王坦人先生不在賓主之數餘所主凡十六人其中無錫慈谿二處皆偶託也實則十四人而已具詳於左

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館常州府知府胡公幕公諱文伯字偶韓山東海陽人其年冬遷蘇松常鎮太糧

儲道余偕行明年胡公督運臨清余病不能與俱假
館無錫縣魏君幕魏君諱廷夔直隸柏鄉人至六月
仍回胡公幕凡主胡公者六年乾隆二十四年十二
月余欲專治刑名受長洲縣聘辭之歸乾隆二十五
年正月館長洲縣鄭君幕君諱毓賢山東濟寧人是
年十二月以秀水縣孫景溪師召辭之歸乾隆二十
六年二月館秀水縣幕景溪師諱爾周山東昌邑人
余受業師也至次年八月陞河南開封府同知去官
余卽受平湖縣劉君聘是月至平湖劉君諱國烜號
冰齋奉天人乾隆三十二年正月陞江西九江府吴

城同知去官余即受仁和縣李君聘二月至仁和李君諱學李陝西三原人是年十月緣事去官余即受烏程縣蔣君聘是月至烏程蔣君諱志鐸號振菴奉天人至次年五月緣事去官接任者爲戰君名效曾號魯村直隸寧津人延余接辦九月叨鄉薦十二月以會試辭歸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下第回館錢塘芮公幕公名泰元號亨齋雲南泰和人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以會試辭歸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下第回受海寧劉君聘以故人戰君官嘉善辭不獲因卻海寧聘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陽余偕行九月孫公諱含中

號西林來官寧紹台兵備道公景溪師子也義不可
辭乃去富陽館寧波道幕者四月十二月以會試辭
歸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下第回海寧劉君復以聘來
七月至海寧劉君名雁題號仙圃河南光山人居海
寧者二年餘至三十九年八月海寧縣升爲州劉君
解官余歸里乾隆四十年會試成進士後丁母憂歸
九月館慈谿黃君幕君名元煒不一月辭歸時戢君
已由歸安歷海寧州以聘來復就海寧十二月以平
湖劉君尋舊約辭之歸劉君前海寧令也乾隆四十
一年正月至平湖凡四年餘乾隆四十五年劉君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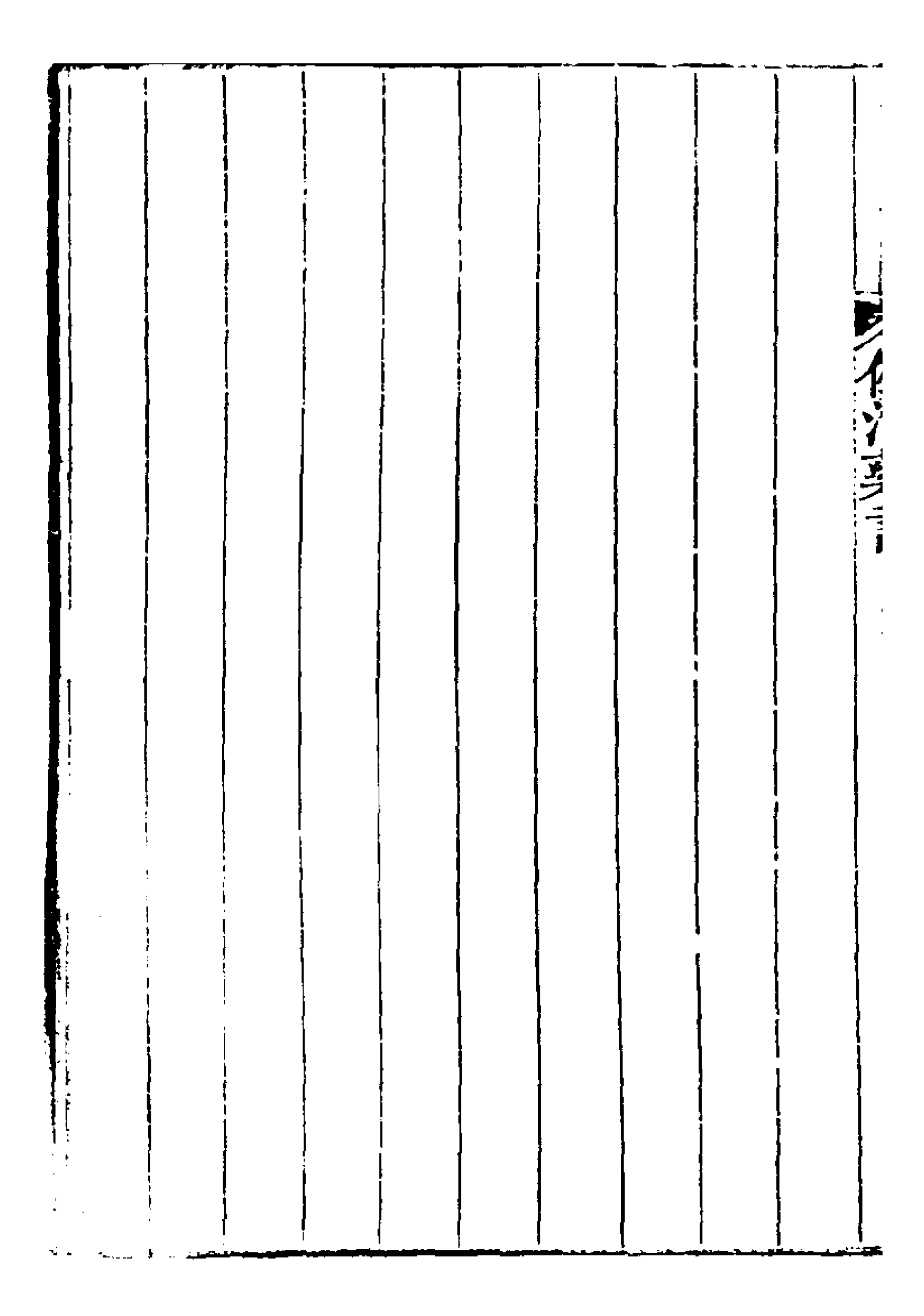
杭州東海防同知余受署烏程縣興君聘是年五月至烏程興君名德號勉菴滿洲人至四十六年四月前令徐君回任延余接辦徐君名朝亮山東萊陽人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是年九月受龍游王君聘十月至龍游王君名士昕號晴川奉天義州人居龍游一年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王君調任歸安余偕行居歸安三年餘乾隆五十年八月王君以母老告養解官余歸里

佐治藥言四十則吾友汪君煥曾游幕之學也煥曾秉兩節母義方之訓守身如執玉自爲諸生至成進士以讀律爲養爲人至性純篤尙氣誼愼交游與之處者久而益摯佐州縣吏數十年聲稱爛然獨不受主者關防嘗曰閑邪以存誠是方寸中事未嘗以非禮自冒而主人防其非禮是猶遇守貞之女而曰若無誨淫也其誰能受之受之而甘焉轉恐不可問矣夫主之與賓不盡素識猝然舉身名以任之關防固其所也第陰察其實而不陽著其目則不賢者無可隱而賢者有以自居斯兩得之耳聞者韙其論以故爲之主者無不推誠相倚

煥曾亦不以形迹自拘凡游跡所至邑之魁儒碩士常相晉接因得周知其地之俗何人情措之於事緩急相協人亦莫敢干以私者余嘗過其幕齋經史鱗比而所爲幕學之書百無一二客爲余言其佐理官事率有恆度雖在劇邑日不過三二時便了暇則讀書自娛辨色起丙夜方息不以寒暑少間遇公讌必以漏刻補之韓子有言業精於勤豈不誠然乎哉今將身自爲治餘素所自勵者授其甥孫君蘭啓余從蘭啓假而讀之大旨律己以立品爲先佐人以盡心爲尚以儉爲立品之基以勤爲盡心之實讀律以裕其體讀書以通其用乃剏

佐治之不易如此而益歎煥曾之所以到處有逢迎者非無本也夫在官之身百務叢焉簿書期會之繁勢不能不分寄於幕賓之手幕賓之責實佐官以理民顧號稱名士以風流自賞者往往不耐碎瑣一切以闊略付之而墨守律令之士又拘文牽義唯兢兢焉主人之指成是顧其弊也操切爲道吏治之未能盡肅安在不由於是耶循是編而三復之賓盡其心主勤其職事不隳而民無擾仁人之言其利不且溥歟古之言吏治者多矣未有及幕賓之佐治者余故急付剞劂以廣其傳云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古歙鮑廷博跋



書佐治藥言後

疇昔正夔食書而嗛既痦喉咯咯作楮气旦而得汪君所詒佐治藥言味其言軌迹夷易令今可行也叔孫穆子曰匏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曜讀材若裁言不可食而可佩以度水也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其告季路氏則曰無所取材汪君服官政行道以濟天下無論已若其書芻豢尗粟可食之書也宗琰溝瞀固陋於吏事若涉大水無津涯鄭氏詩箋曰匏葉苦而渡處深夫苦藥也他日佩是書以濟以食取其材矣夔其告之矣書於後以識其徵焉乾隆丙午二月晦日

同里王宗琰

續佐治藥言目錄

草供未可全信

上臺駁批宜細繹

不受關防先宜謹敕

須成主人之美

處久交更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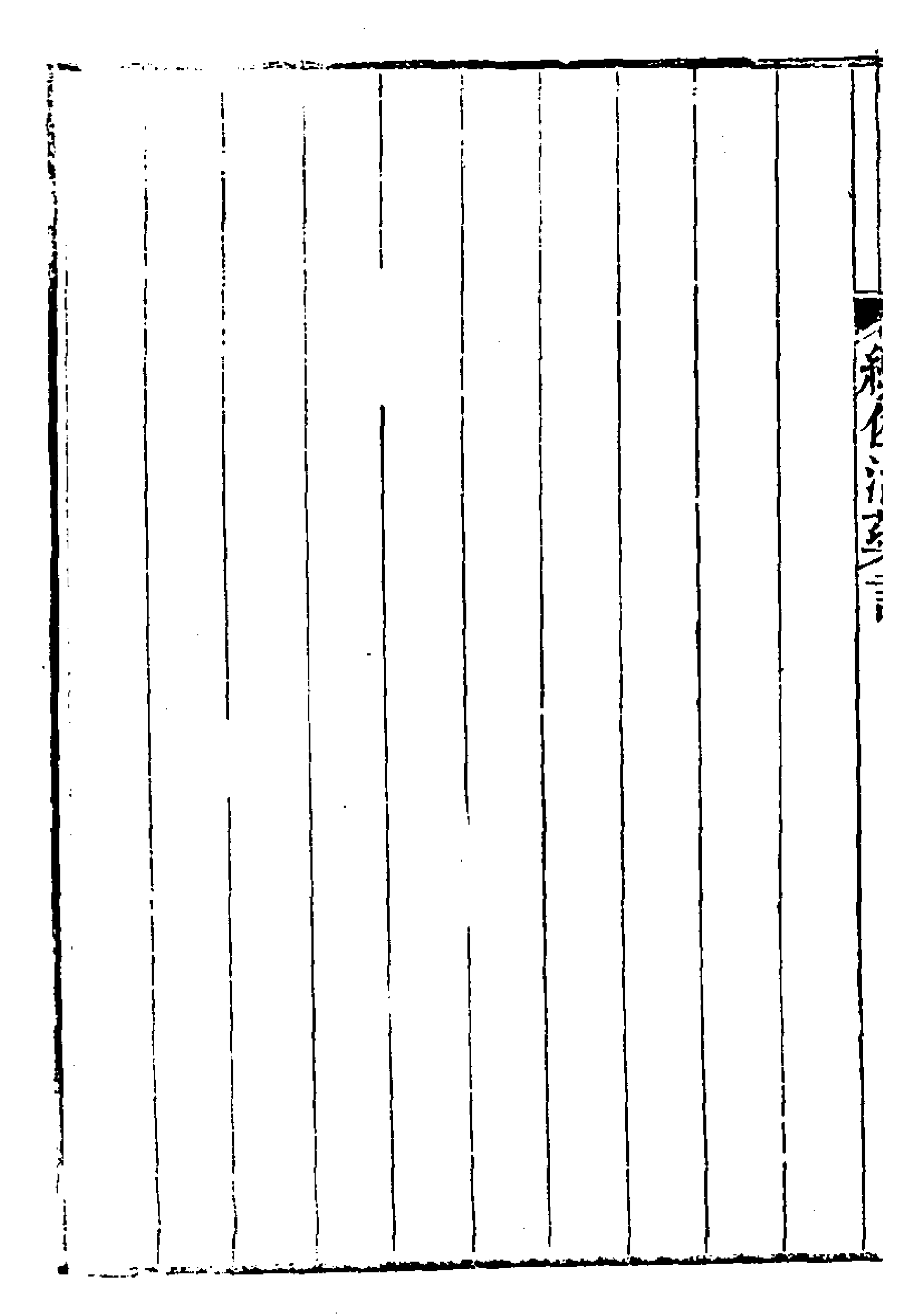
賓主不可忘形

不宜經手銀錢

勿求全小節

勿忘本計

因關絕祀者尤宜詳審



續佐治藥言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摘喚須詳慎

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訐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洩忿或以旁牽或以左袒列證不墮其術往往以經承弊脫為詞百計抵愬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啓官疑竇故核稿時必須細加衡量主人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刪之故遇有刁愬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譸張庶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矣

批駁勿率易

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盛氣望准凡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卽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鬬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鄰情深累世釁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讐第摘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剴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強者氣沮自有親鄰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曉於具狀之初誼全姻睦

核詞須認本意

諺云無謊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遮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其實意有專屬而訟師率以牽扯爲技萬一賓主不分勢且糾纏無巳又有初詞止控一事而續呈漸生枝節或至反賓爲主者不知所以翦裁則房差從而滋擾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人命宜防牽連

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們誡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余鄉居見命案列證便舉家惶駭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故在館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即屬主人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

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寧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眞屬無辜尤須屬主人禁絕核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侵佔勿輕查勘

豪强侵佔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聽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即飾詞訐控一經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遽及則棍差朋比費已不貲此等借名啓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

則僱主人速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勘案宜速結

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之後凡遇催詞無可費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按圖辨址核計魚鱗弓口祭册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須屬主人為之速結使造葬無稽亦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期更改

押犯宜勤查

案有犯證尚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

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葢犯歸監禁尚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慾則縶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爲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爲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難畢記全在幕友立簿稽察以便隨時辦結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䟫脫之患

勿輕易僉差

訟一僉差兩造不能無費即彼此相安息銷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爲治惟必訊之案方僉差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

亦不轉票恭事可寢擱必其氣已平因而置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挑撥矣且族親縱有袒護終不敢盡沒其眞役則催利是視更不可信也

宜隨機杜弊

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即視官爲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屬階如官懲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訐攙和官清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鬬毆則棍飾僞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措官恤窮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難終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冤誣固不可因

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蠹可戢官法可行則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草供未可全信

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然五聽之法辭止一端且錄供之吏難保一無上下其手之弊據供定罪尚恐未眞余在幕中凡犯應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訊時必於堂後凝神細聽供稍勉强即屬主人覆訊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訊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屬訊不顧主人畏難每訊必聽余亦不敢憚煩也往歲壬午八月館平湖令劉君冰齋署會孝豐事主行舟被劫通詳

緝捕封豢後余還里度歲而邑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刼案正盜冰齋延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刼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布綵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冰齋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書然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心竊疑之次晚復屬冰齋故爲增減案情隔別再訊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岐異至有號呼訴枉者遂止不訊而令庫書典稅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屬冰齋當堂給

認竟懵無辨識於是提犯研鞫僉不承認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罪犯諸更無生理故誣及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己物裁製有人卽其本罪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冰齋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起贓主認冰齋回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不顧主人考成余聞之辭冰齋冰齋勿聽余曰必欲余留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

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冰齋不爲動至是冰齋語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罪吾不當絕嗣耳葢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爲據矣

上臺駁批宜細繹

初報宜慎前已言之或奉上臺駁詰尤須詳繹葢駁法不一有意在輕宥而駁故從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駁及餘證者非虛心體會易致歧誤至案可完結而碎瑣推敲萬勿稍生煩厭付以輕心若主人所持甚正與上臺意見參差必當委曲措詞以伸主人之意斷不可游移

遷就使情罪不符亦愼毋使氣矜才致上下觸忤

不受關防先宜謹敕

關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關防之故全在謹敕

朋友爲五倫之一主賓特朋友之一重一主人而盡疎

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處然因主人不我關防而律

己不嚴將聲名有玷爲主人輕薄終有不得不受關防

之勢故親友往來必須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門亦須

令主人確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

敢露關防之迹否則主人舉身家以聽安能禁其不加

體訪也

須成主人之美

吾言不合則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質各有所偏賓之於主貴相其偏而補之審於韋弦水火之用始盡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實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氣矜張主人事有未善分當範之於善不能就範則引身而退是謂不合則去若吾說雖正而主人別有善念此則必須輾轉籌畫以成其美方於百姓有益斷不宜堅持不合之義恝然舍去亦諺所云公門中好修行矣

處久交更難

人知賓主初交不易而不知交久更難葢到館之始主

人情誼未甚浹洽盡我本分可告無媿若相處多年其爲契合可知交既投契議論必有裨益官聲所繫須事事爲之謀出萬全任勞分謗俱義所應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挾勢以濟其私耳

賓主不可忘形

交至忘形方爲密契獨吾輩之於主人賓主形迹斷不可略葢幕客之得盡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致信一言一動須主人有不敢傲慢之意忘形則易狎狎則玩心生而言有不聽者矣余與光山劉君仙圃甚洽仙圃令平湖時欲聯齒敘之歡余曰俟去館日如命同

事者多笑之仙圃不余訝也故仙圃歴任余贈別詩有形迹略存賓主分情懷雅逼弟兄眞之句葢紀實云

不宜經手銀錢

署中銀錢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瑣不惟刑名幕友不可越俎卽錢穀職司會計亦止主簿籍之成筭覈紬之數而已出入經手非其分也葢旣經手銀錢勢不能不計較錙銖其後必爲怨府況權之所歸將有何顏色逢意旨者而公事多礙人品因之易壞且出入簿記一時難以交卸雖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

勿求全小節

入幕以賓爲名主人禮貌盛衰即敬肆所別大段儀文何可不講若誠意無渝則小節亦須從略飲饌之類當視主人之自奉何如果其自奉素豐而儉以待我是謂不誠若待我雖儉而已豐於彼之自奉即爲加禮更不宜瑣瑣求全緇客胡觀察文伯處因言肉敗責逐庖丁常以爲悔故後來歷幕從不以口腹責人至主人所用僕從大率不知大體萬不可稍假詞色或啓干求之漸若些小過失量爲包容亦遠怨之一端也

勿忘本計

鬻文爲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非薄而

本來面目卻須時時自念食饌粱肉念家有應贍之妻孥自不忍從粱肉外更計肥甘及優伶念家有待濟之戚友自不暇向優伶中妄博歡笑且客中節一錢之費則家中贏一錢之資家食無虧行裝可卸又何必以衰年心力長爲他人有憂患哉

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

外舅王坦人先生諱宗閔令金山時余初入幕平湖楊君硯耕爲外舅故交時從山西來言雍正年間嘗館虞鄉主人兼署臨晉縣有疑獄久未決主人素負能名不數日鞫實乃弟毆胞兄至死遂秉燭擬罪屬稿畢夜已

過午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鉤鳴帳微啓以爲風也
復寐少頃鉤復鳴驚寤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
前叩頭叱之不見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即擬讞稿
也反覆細審罪實無枉惟兇手四世單傳其父始生二
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絕矣獄無可疑而
以疑久宕殆老人長爲乞憐耳因毀稿存疑如故後聞
今
皇帝御極大赦是案竟以疑宥余聞而謹識之故凡遇
父子兄弟共犯者尤加意審愼焉
定罪時有鬼物憑依

乾隆二十年閱浙江司臬同公嘗爲人言辦秋審時夜將半令小僮提鐙覘至各房科察看皆滅燭酣睡一室燈獨明穴牕紙覘之一老吏方手治文書几案前一白髮翁一年二十許婦人左右侍心甚駭異俄見吏毀稿復書訖婦人斂袵退吏別檢一卷坐良久書籖白髮翁亦長揖不見遂入署傳詰此吏先書者爲台州因姦致死之案本犯爲縣學生初意憐才欲請緩決後以敗檢釀命改擬情實後書者爲寧波索欠連毆致死之案初意欲請情實後念衅由理直情急還毆與逞兇不同故擬緩決然則年二十許者爲捐軀之婦白髮翁乃兇手

之先人矣吏之擬稿不過請示鬼猶瞯之況秉筆定罪者可勿愼歟

删改自首之報

余館秀水時幕寮在三堂東又東爲內宅門門外東南爲庖廚室故爲樓甚宏敞版梯久毀西向尙懸舊日樓匾額天陰雨輒聞鬼泣聲令君孫景溪先生徧詢署中人無知其故者一老吏年八十餘言康熙時令有毋喜誦佛號始創此樓奉佛雍正初年刑名幕友胡姓歙人盛夏不欲人見因獨處樓中凡案牘飲饌縋而上下一日薄暮聞樓頭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赤身仰卧

自剸刃於腹刲肌膚如刻畫血被體問之曰向客湖南某縣有婦與人私夫爲私者所殺婦首於官吾恐主人罹失察處分作訪拏詳報捉婦凌遲頃見金甲神率婦上樓刃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嗣常見形樓頭版梯所由撤也先生爲文懺之後稍戢今不知庖廚有更易否夫律例一書於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條網開一面乃求生之路删改而致之重辟是死於我非死於法也鬼之爲厲宜矣

事關入罪者口宜謹

諺云好動扶人手莫開殺人口居幕席者更當三復此

言昔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爲當事某公所慢會故人子官浙中大僚某許其侵盜陰事竟成大獄獄甫定某忽自齧其舌至本潰以死頃讀無錫諸類谷先生洛近稿載其邑人張希仲事尤可鑑也希仲館歸安令裘魯青署歸安有民婦與人私而所私殺其夫者獄具裘以非同謀欲出之時希仲在座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弒君許世子不嘗藥爲弒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希仲夢一女子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爾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且曰其刺處痛甚自是夜必來遂歸歸數日鬼復至愈厲使巫視之如

夢竟死夫某公僕盜有據於法得死宜爲大僚所治某言非虛妄特意出於私何羅陰禍況傳聞有未實者乎若希仲誅意之說非法家所忍言宜爲鬼讐矣吾輩讀律佐治身當其任自不得曲法姑寬如不在其位又何忍下石耶

仁恕獲福

外舅之母舅韓其相先生（楊姓何名大鏞）居蕭山之迎龍鄉爲諸生時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館公安縣幕治刑名絕意進取雍正癸卯夢神人召而語之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償汝科及子其速歸時已七月

初旬韓不之信也越夕復夢如故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當送汝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抵杭適中丞大收遺才補送入闈果中式次年舉一子乾隆十三年外舅尉山陽濟源大司空衛公哲治方守淮安詢知舊客山陰姚升階先生為外舅婣連因言先生在幕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為念偶罪一人則旁皇周室行食飲不怡眞仁人也其後必大時先生之子墟尙應童子試也俄補博士弟子由乾隆壬申舉人官肅州州同告養歸侍先生躬膺　敕封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年見冢孫斌游庠年八十餘無疾而終衛公之

言驗矣又會稽唐我佩先生久幕江蘇治獄慈愼有唐老佛之稱子廷槐乾隆辛未進士令江西時先生親享祿養也

忌辣手

同里丁君某游幕河南爲制府田公賞識羔幣充庭者十餘年余年十歲時君歸里過先大父先大父問其何以得致盛名君累舉數事余童騃不能解記先大父曰得毋太辣手乎君曰不如此則事不易了君既去先生妣奉茗以進先大父曰頃丁某言汝聞否雖多財不足羨也辣則忍忍則刻恐造孽不少其能久乎復摩余頂

曰省否對曰省先大父曰省便好未幾丁君旅沒厥子年十五六酷嗜飲博不六七年資產罄盡婦亦死遂流蕩不知所終余舊撰館聯所云棘手須防人不堪者誌先大父訓也

擇主人獲益

前言就館宜慎猶爲處館言之實則人品成敗所關尤鉅盖尋常友朋鮮能經年聚處惟幕友之與主人朝夕相習性情氣質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違離其本衷余初入幕時懵無知識在外舅署二年未甚預官事也迨至常州主海陽胡公舉目生疎始凜凜自勵公官太

守而自奉儉約過於寒士無聲色嗜好無游談詼語日求出先僕從起坐書室治官文書夜必二更餘方入內室風雨寒暑無閒每辦一事必徹始終反覆辨難以求其是嘗言心之職思愈用愈出思字之義以心爲田田中橫豎二畫四面俱到缺一面便不成字僚屬號公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不周計也余司書記而公善余持論遇刑名錢穀大事必招共議頗多芻蕘之采余是以樂爲知已用旣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同先君子僅後先君子一日益嚴事之公亦雅器重余有國士之目禮貌視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瑣細不

樂久居余獨相依六載覺立身制事之道師資不少其後擇主與公異轍者輒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豈可苟焉已哉

玉成有自

余安貧自守固稟二母訓不敢隕越然玉我於成臨桂中堂陳公寶有力焉而人未之知也往歲庚辰二月余館長洲有某髯者蠱余以利謂非此不足濟貧且詭玷前輩知名諸君以相歆動並導余納賂之術余笑而不答髯意余諾也如其術來嚴斥之增賂以復余甚恐擬批提主訟人髯來謁大詫余謝曰主人意也遂絕之至

七月余歸應鄉試代庖者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中丞訪究二八蒼黃竄逸中丞臨桂公也於是余私自幸益悚然於法之不可試利之不可近貞初志以迄今未嘗見棄於大人先生蓋數十年來得力全在懷刑二字也

余旣書佐治藥言四十則示孫錫蕃啓歸里後偶有記憶又得二十六則皆館中所躬行而習言者命兒子繼坊錄草寄錫續入前編徵事處頗近果報藉以相規行益自勉也乙巳小春五日龍莊居士跋

[illegible]

跋續佐治藥言

余以佐治藥言印本貽煥曾後煥曾謁選入北上挈其甥蘭啓過余叙別聯舫至吳門蘭啓復出煥曾續箸藥言二十六則惓惓然條省事之目申辣手之誡綴以徵應而自著師資所由及懷刑之益蓋仁人之用心深摯矣余嘗讀雙節堂贈言集錄至趙太守書後具記煥曾辦平湖洋匪始末以身之去就爭四罪出入卒得平反慨然於煥曾之善稟慈訓爲能不撓其志及見芮明府書後煥曾之舉於鄉也其初卷未出房夜有飛瓦示警覆校薦售則又曉然於天之所爲報煥曾以章二母之

敎者固若是其響應也當煥曾總角時其大父爲更今名早信世澤涵濡韜光必耀復繼以厥考淇尉公之廉惠二母之賢節其發跡固宜然煥曾鄉舉即在洋匪獄後則煥曾之佐治仁恕不忍遏佚前光之苦心鬼神不旣昭鑒之乎讀藥言而知不敢負心造孽之語誓於二母讀續藥言而知辣手不堪之聯本於祖訓嗚呼煥曾之以佐治名也其來有自矣他日以佐人者自爲推此心而廣之福世福身又可易量乎哉是爲跋乾隆丙午

三月二十一日鮑廷博書於平江舟次